

禮教儀式與社會身體之關係－以煬龍活動為例

李國銘 國立體育學院

摘要

煬龍活動是苗栗地區客家人元宵節傳統民俗活動。早期苗栗地區客家人經濟活動與生產型態以務農為主，人民日常生活則與廟會慶典活動息息相關，慶典活動之舉辦除了依一般舞龍既定模式實施之外，更賦予其內在抽象意涵，另將舞龍活動之過程神化為迎龍、接龍活動，希望於初春之際藉神龍帶來祥瑞之氣，期望在新的一年為民眾帶來平安吉祥，為務農耕種者祈求五穀豐登。煬龍活動有其既定程序，即所謂煬龍六部曲，依序為：糊龍→祥龍點睛→迎龍→煬龍→跔龍→化龍升天，各有其不同之文化意涵。「糊龍」為一系列活動之起始，由龍主依其所需取材製龍，並於元宵節前完成。「祥龍點睛」此為神龍由凡體形成神物的重要過程，以祈求天神賜降仙靈瑞氣依附於龍身，藉神龍於庄頭繞境參拜，護祐蒼生。「迎龍」是為迎接神龍的禮讚儀式，客家人堅信，慶典時期有神龍登門祈福，等同於神明造訪，不但能為地方消災解厄，更能為家家戶戶帶來好運。「跔龍」則是跟著龍走的意思，信眾在儀式進行中跟在龍的旁邊與龍同行，不但可享龍身瑞氣，並可為己身帶來平安吉祥。「煬龍」是為進行迎龍儀式時於龍身或其周圍燃放鞭炮，意謂迎取神龍靈氣並驅邪納吉，一方面可藉此有趣的方式為活動助興，一方面可慶賀新年增加節慶熱鬧氣氛。「化龍返天」則是所有活動的句點，龍隊於歷經炸龍程序後，須返回祥龍點睛時的土地公廟將神龍火化，其意謂功德圓滿送神龍返天。

社會身體是社會秩序與社會價值下的象徵身體，並構成

於內在公共生活的深層交往結構，身體嵌入在人們日常生活的互動之中，是維持社會認同感的基本途徑。身體的延伸和成長是通過個體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習性和場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體現出其階層的痕跡。人類身體構造大同小異，因社會條件的差距，許多由身體發展出來的象徵便被用來表達不同的社會經驗，社會支配與控制的方式往往訴諸於身體的塑造，身體的表達方式透過儀典達成社會的控制與支配身體與社會的控制是一體的，身體只是社會支配的體現。結合通俗文化的儀典，節慶中的大吃大喝意象及無憂無慮的生命力，象徵社會的反支配力量，宣揚低下、民俗、市場、歡會、不正統的次文化或潛存文化，並針對官方文化所建構的思想壓抑及意識型態束縛予以諷刺嘲解進而粉碎，重新創造出新生命及新秩序。新歷史主義者認為身體與文本是密切相關的，文本是身體，身體也靠文本去體現，將社會身體內蘊藏的思想潛意識納入作品裡，進而影響讀者與觀眾的想像，可塑造改變既有的社會身體。透過社會身體相關理念，進一步闡明燒龍文化內涵，使其文化精髓更為人所知，在文化傳承時更明瞭其目的及功能所在，可避免科儀表象化，使燒龍文化更得以保存。

關鍵詞：社會身體、燒龍、禮教儀式

壹、前言

時序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由於資訊傳播速度愈來愈快，人與人之間交流愈來愈頻繁，如此，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疆界與藩籬日漸淡薄，全球化地球村的態勢已逐漸成形，特定區域的節慶文化活動在全世界各地展開，若可以結合當地觀光特色之推展，將是實踐知識經濟的最佳寫照。

苗栗地區客家人在元宵節前後有一特殊舞龍表演活動—燒龍¹，其活動規

¹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苗栗：苗栗縣造橋國民小學，2004），131。

模幾與「鹽水蜂炮」、「平溪天燈」齊名，已成為全國知名的元宵節慶典活動²。不過，戲起話聚心是熱，曲終人散景成空，三秋一過，武林便迅速把你忘懷，每每慶典活動將屆，在媒體大力炒作與官方強力推廣之下，想不成為眾人的目光焦點也難，只是活動結束之後，除了滿地鞭炮屑與煙硝味之外，留在人們心中的省思與感動只怕是少之又少。

1980年代以後，西方學術在多元論述的主導下，新思維、新理論及新視野成為一股風潮，對立的身體觀開始被打破，不再成為觀察身體的主要基調，從身體的膚色、臉部的表情，到各種姿勢、行為，甚至於圖騰及各種象徵意涵，所表現的不僅是生物性事實，更具有文化的內在意義，社會身體是從他人角度而建構出來的，每個文化中都有修飾個人身體的社會化過程，這個過程決定這一社會的價值取向。人類身體構造大同小異，由於社會背景及生活條件的差距，許多由身體發展出來的象徵便被用來表達不同的社會經驗，並訴諸於外顯行為與意識圖騰的塑造，社會支配與意念控制的目的透過儀典於焉形成。節慶中的大吃大喝的意象及無憂無慮的生命力，象徵社會的反支配力量，針對官方文化所建構的思想壓抑及意識型態束縛予以諷刺嘲解進而粉碎，重新創造出新生命及新秩序。

禮教儀式是一種社會身體的展現，社會身體也靠禮教儀式去體現，將社會身體蘊藏的思想潛意識納入禮教儀式裡，進而影響讀者與觀眾的想像，可塑造改變既有的社會身體。禮教儀式如何在社會身體中反芻、體現、形成，甚至於進行改變而再現風華，成為筆者想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目的在於：一、描繪燒龍活動內涵與相關儀式；二、探究燒龍活動文化體系。期能有助於推展燒龍活動，並瞭解燒龍活動之內涵，俾對燒龍鄉土教材的編纂與文化傳承有所助益。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及田野調查法，透過蒐集到的燒龍史料、文獻加以整理歸納、分析與考察，以助於瞭解燒龍活動內涵與社會身體之關係。

貳、燒龍活動之禮教儀式

一、燒龍活動之起源、時代背景及其演化

² 苗栗市公所，《苗栗市誌》（苗栗：苗栗市公所，1998）。

燒龍科儀活動中，客家先民將神龍的地位界定在人與神之間，反映出客家人對於人與神之間情感的互動與信任，從請神龍至凡間作客，為民眾除煞賜福，乃至於化龍返天，每年依古禮反覆迎送，呈現苗栗客家族群與神龍之間亦師亦友的緊密關係。燒龍活動由來與其可能形成的原因綜合歸納如下：

（一）庄頭包龍活動³

苗栗客家地區早期迎接神龍時所燃放的鞭炮以排炮、大龍炮為主，多為一般民眾零星助陣，在進入祠堂與庄頭伙房後，才有一定規模的炮陣出現。以此觀點而言，苗栗燒龍活動應起源於五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是頭屋鄉「新光織布廠」的迎龍陣勢。當時龍隊為大紅包所吸引，各地區龍隊幾乎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晚上，不懼炮陣先後進入廠區受炸。龍隊入廠後，廠房立即將大門關上並上鎖，鞭炮未炸完，不開門放行。舞龍表演開始時，數以萬計各式各樣的鞭炮，由環繞中庭的廠房陽台不斷擲向翻騰的神龍身上，此乃較為具體的燒龍起源，緣此，也逐漸演變成近年的燒龍文化。

（二）節慶合夥助興⁴

元宵時節，舞龍隊伍都會拜訪庄頭、伙房討吉利恭祝吉祥，此時家家戶戶都會燃放鞭炮並以紅包致謝，依傳統習俗，當鞭炮燃燒愈盛，象徵新的一年運勢愈旺。不少客家伙房、庄頭收到龍隊拜帖後，習慣邀集一個龍隊到庄頭演出。當龍隊進入四合院中間廣場環繞遊走表演時，民眾習慣將鞭炮投向龍隊或把鞭炮纏繞在龍身上，此時龍隊必須用盡全力舞動龍身，以甩掉龍身上燃放的鞭炮，使得舞龍表演活力四射，更加多采多姿，這一段隊龍隊與鞭炮奮戰的過程就逐漸演變成燒龍文化活動的雛型。

（三）年節拜禮較勁⁵

客家人元宵節時舞龍習俗淵源自早期中國大陸，古時道路狹窄，當兩龍隊相逢時會彼此行拜禮並暗中較勁，比較誰的隊伍比較威武。古代舞龍隊伍皆有武術基礎，龍隊在舞動過程中相互卡位並阻撓對方，希望自己的龍隊優先通過，往往兩相較勁之後僵持不下，此時庄頭伙房投擲鞭炮助興，更引起兩隊更不服輸的旺盛企圖心。相傳鞭炮越炸運勢越旺，於是庄頭伙房或店家

³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121。

⁴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121。

⁵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122。

紛紛以鞭炮炸龍方式來祈求人丁興旺、財源廣進和生意興隆，自此逐漸衍生出所謂的燒龍文化。

（四）表演捉狹取樂⁶

傳統客家舞龍活動中並無燒龍活動，另一個可能的起源應是苗栗地區迎龍活動演變而來。舞龍是民間武術表演項目之一，因舞龍者具武術基礎，在表演時旁觀者不斷投擲鞭炮，一方面增添熱鬧氣氛，另一方面則考驗表演者的武術涵養。早期迎龍活動中鞭炮只能投擲於舞龍者腳下或身旁，不可直接投擲於龍的身上，因為龍是吉祥的象徵，若將鞭炮投擲於龍身上，將被視為對神龍的不敬。後來年輕觀眾抱著好玩的心態，偶爾將鞭炮擲向龍身，龍隊及舞龍者不但不以為意，反而設法舞動龍身將鞭炮甩開，在此互動過程中，雙方不僅需要鬥智而且需要鬥力。起初只有零星的炸龍現象，後來則逐漸蔓延成遇龍則炸的景況。將龍炸得支離破碎並從中獲得捉狹的樂趣，自此，鞭炮與龍共舞的景象則成為客家元宵節的應景活動。

二、燒龍活動之禮教儀式

苗栗客家地區元宵節又稱為上元節，俗稱正月半，依照中國傳統習俗，此日為農曆春節的最後一天，因其歡慶活動的花樣及熱鬧程度不亞於大年初一，亦有小過年之稱。苗栗地區有一項獨特且深具文化義涵的傳統民俗活動，客語稱為迎龍，意即表示恭迎神龍下凡蒞臨獻瑞。元宵節適逢春耕時期，民眾將舞龍活動神化傳襲為迎龍活動，希望藉神龍下凡帶來祥瑞之氣，不但可以為民眾鎮煞驅邪以免受瘟疫之害，並祈求來年風調雨順吉祥平安五穀豐登。迎龍不僅是歡慶元宵的活動之一，更蘊含苗栗客家人與神之間濃密不可分的感情，更形成獨特的風俗文化。

以下是苗栗燒龍的過程，依序闡述其文化含義：

（一）糊龍⁷

農業時期，苗栗地區客家人於農作物收成冬藏之後，為迎接新的一年，有意「整龍」（此乃客語，即成立龍隊之意）人士即利用年前農閒時期開始「糊龍」（客語：製作龍的意思）。苗栗地區盛產桂竹，桂竹質料輕韌性又好，所

⁶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122。

⁷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124。

製作的龍舞起來更爲得心應手，技術更容易發揮，故苗栗人就地取材。糊龍時預定節數取材糊製，將桂竹剖成竹蔑，製作龍頭、龍尾，龍尾都有上捲，向右上捲起代表母龍，向左上捲起代表公龍，再按設定的節數編製龍圈，依序排列銜接後幪上畫製好的龍被（龍衣）始告完成。

客家習俗製作龍身並未規定一定節數，不過古禮認爲單爲陽雙爲陰，龍爲陽，龍身必須是單數，最多不超過九十九節。苗栗客家地區以九、十一、十五節吉祥數字居多。龍依顏色可分金龍（金色或黃色）、銀龍（銀色或白色）、海龍（水藍色）、青龍（綠色）及火龍（紅色）等五種，分別代表五行。

（二）祥龍點睛⁸

依苗栗客家早期習俗，元宵節舞龍活動之前，糊製完成的龍必須於農曆正月十五日當天下午（以未時或申時居多）到當地土地公廟，遵循客家古禮科儀開光點睛，之後始可至家家戶戶登門參拜。亦有龍主及糊龍藝龍藝師於祥龍完成後隨即設香案舉行點睛儀式，並於每日早晚上香，直到農曆正月十五日再出龍參拜。龍在中國是至尊的代表也是帝王的象徵，爲避免穢邪之氣入侵龍體，祥龍糊製完成後隨即進行此儀式，以確保龍體聖潔並表示對天神之敬意。點睛儀式必須在廟或神像前舉行，選擇吉時從眼、耳、鼻、天庭、龍身依序進行，否則龍沒有靈性。

（三）迎龍⁹

苗栗客家人對元宵節迎龍有兩種意義，一是歡迎神龍登門參拜納福，二是舞耍神龍驅邪，又稱爲倡龍。神龍點睛之後，依習俗於農曆正月十五日起連續三日晚間，龍隊繞境向家家戶戶拜年。龍隊於年初十左右將金龍參拜賀帖送至預定行程各家戶，告知龍隊於何日何時登門參拜，民衆得此訊息需事先準備金香、炮竹、紅包…並在家等候，以恭迎神龍登門。苗栗客家族群在農曆正月十五日舞龍是慶祝年節的民俗表演，其規定動作如下：神龍下凡、金龍翻騰、祥龍獻瑞、神龍參拜、戲找龍珠、迴龍搶珠、頭尾穿龍、睡龍起身、滾龍飛躍、蟠龍回首，最後穿尾離場，各種動作皆需配合鑼鼓且紮實流暢。龍隊登門拜訪時家戶會賞予紅包，代表拜年及慰勞之意，習俗正日（農

⁸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焗龍》，125。

⁹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焗龍》，130。

曆正月十五日)龍隊先迎舞本庄逐戶參拜，農曆正月十六、十七日再按既定行程出庄。

(四) 躡龍¹⁰ (客語跟著龍走的意思)

苗栗客家人元宵節藉迎龍趨吉避凶，是歡慶燈節活動的呈現，早期農村路燈並不普遍，龍隊多以火把領路，民眾則跟著龍隊手提燈籠湊熱鬧。習俗中苗栗客家人認為跟著龍走可以多吸點龍氣，在未來的一年可以帶來平安吉祥，又意喻跟著神龍前往光明大道，逐漸形成躡龍文化。

(五) 燒龍

此為傳統客家舞龍活動，除中國大陸有火龍陣之外，並無燒龍相關活動。依官方說法是此活動是由迎龍活動衍生而來，苗栗客家迎龍時會燃放鞭炮，一方面有恭迎神龍靈氣、驅邪納吉之意，另一方面則為慶賀助興。苗栗客家人有此一說：龍愈燒愈旺。龍通常由紙、布、竹子所製，經過多日舞弄拉扯，加上爆竹火花所及，自然而然被炸成爛龍，若龍被炸得愈爛，出錢買鞭炮炸龍的商家、住戶及舞龍成員將來愈發達。

(六) 化龍升天¹¹

化龍升天又稱為謝龍，苗栗客家習俗中，正月半迎龍為期三天，經過正月十七日晚上完成預定行程後，龍隊需返回原點晴儀式的土地公廟謝神化龍，當晚子時舉行化龍返天儀式，意味功德圓滿，又因龍已經過科儀開光點晴儀式已有神靈附體，需予設案供香，以免對神明不敬或對龍主不吉，為避免香火不繼，以火化龍返天，待來年再行祈求神龍降臨。

燒龍活動一方面傳遞客家族群期待於傳統農業生活中祈求天神賜福降福護佑蒼生的目的，另一方面透過熱鬧的節慶活動增加年節氣氛以表達除舊佈新之意。不過，隨著社會文化型態的轉變，傳統習俗與現代意識開始相互衝擊，認同與疏離成了許多人心中反覆激盪的思潮。若藉由認識傳統民間習俗及重現先人活動圖像的方式，讓後代子孫了解早期先民在生活上的努力，可使我們的子孫對本土與在地文化多一份認知與關懷，並提昇對文化精神與內涵的了解。

¹⁰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131。

¹¹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132。

參、社會身體¹²

過去笛卡兒（Rene Descartes，1596-1650）式的身體與心靈二分法，主張心靈的存在與物質的存在之間沒有任何關係¹³，1980年代以後，西方學術在多元論述的主導下，新思維、新理論及新視野成爲一股風潮，對立的身體觀開始被打破，不再成爲觀察身體的主要基調，從身體的膚色、臉部的表情，到各種姿勢、行爲，甚至於圖騰及各種象徵意涵，所表現的不僅是生物性事實，更具有文化的內在意義，身體研究遂從學術邊緣地位，演變成時下一股風潮，身體文化成爲各學術領域共同論述的平台。O'neil 將身體區分爲五種身體—世界身體¹⁴、社會身體、政治身體¹⁵、消費身體¹⁶及醫學身體¹⁷。彰顯出身體並非僅具有生物性，還具有社會性、文化性…等特質。《身體與社會》一書的作者布萊恩·特納認爲，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心靈抑或靈魂才是研究所需要關注的。¹⁸

社會學的身體意義不同於人們通常所指的進行新陳代謝的生物機體，也不僅僅是我們擁有的物理實體；社會身體是社會秩序與社會價值下的象徵身體，並構成於內在公共生活的深層交往結構，它也是一個行動系統，一種實踐模式；身體嵌入在人們日常生活的互動之中，是維持社會認同感的基本途徑；在布爾迪厄（P.Bourdieu，1930-2002）看來，身體是一種資本，而且是一種作爲價值承載的資本，積聚著社會的權力和社會不平等的差異性。所以，身體的延伸和成長是通過個體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習性和場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體現出其階層的痕跡¹⁹。體制和制度可比喻爲社會身體的骨架，人們按照人類身體形態來思考個體生命和社會制度間關係，社會關係的整體系統同樣被投射到身體結構層面上，社會的普遍秩序絕不僅僅是一種認知或由規範

¹² John O'neil，《五種身體》（台北：弘智文化，2001），47。

¹³ 湯淺泰雄，〈氣之身體觀在東亞哲學與科學中的探討—及其與西洋的比較考察〉《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與身體觀》（臺北，远流圖書，1993），63-99。

¹⁴ John O'neil，《五種身體》，17。

¹⁵ John O'neil，《五種身體》，73。

¹⁶ John O'neil，《五種身體》，107。

¹⁷ John O'neil，《五種身體》，145。

¹⁸ 布萊恩·特納，《身體與社會》（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

¹⁹ 張意，《文化與符號權利—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及細目所組成的抽象系統。社會組織中的基本特徵，是依其成員對身體的態度、功能及其關係分類，可看作為社會所了解認可的公共身體之社會邏輯的體現。社會身體是從他人角度而建構出來的，每個文化中都有修飾個人身體的社會化過程，這個過程決定這一社會的價值取向。社會身體的差異是社會建構的前提，社會身體因為社會的等級而區分成為相應的等級。對社會的劃分就如同對我們身體的劃分一樣，雖然社會身體有不同的部分，它們都必須配合以維持社會身體的生存。

Markus (1977) 認為個體藉觀察個人行為和觀察他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以及與自我相關的社會外在訊息，來建構自我的概念。²⁰文化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 在她的著作《自然象徵》(Natural Symbolism) 導言中提及：「人類身體大同小異，但社會條件卻有極大的差距，許多由身體發展出來的象徵便被用來表達不同的社會經驗。」她認為身體的位勢不但與社會的等第及結構互相呼應並彼此加強之外，社會也限定了身體的表達及其體現方式，身體的表達方式透過儀典達成社會的控制與支配。²¹傅柯 (Michel Foucault) 發現社會支配與控制往往訴諸身體的塑造，身體與社會的控制是一體的，其目的是用來控制社會的結構及分配，身體只是社會支配的體現。²²疆界的確立與權力、利益、價值鞏固、排除異己有關，傅柯稱此種知識論上的建構過程是一種分門別類的空間與範疇區分，經過上述過程不僅將知識、權力、價值與階級利益在認知的範疇上成立，同時在社會空間與儀式上具體呈現，並以道格拉斯所謂社會身體顯示。²³以此觀之，社會身體是一種人與人、種族與種族之間溝通的方式，明瞭才能互動，了解才有體現，是社會眼光所促成的身體。

新歷史主義者認為身體與文本是密切相關的，文本是身體，身體也靠文本去體現，將社會身體內蘊藏的政治潛意識納入作品裡，進而影響讀者與觀眾的想像，並進而塑造改變既有的社會身體。²⁴另一方面，俄國理論學家巴赫

²⁰ 廖炳惠，〈兩種體現〉，《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與身體觀》(臺北：巨流圖書，1993) 218。

²¹ 廖炳惠，〈兩種體現〉，《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與身體觀》，215。

²² 廖炳惠，〈兩種體現〉，《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與身體觀》，216。

²³ 廖炳惠，〈兩種體現〉，《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與身體觀》，224。

²⁴ 廖炳惠，〈兩種體現〉，《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與身體觀》，218。

定 (M.M. Bakhtin) 提出醜怪身體的概念 (the grotesque body) 結合通俗文化的儀典節慶中的大吃大喝意象及無憂無慮的生命力，象徵醜怪身體這個低下的社會反支配力量，宣揚低下、民俗、市場、歡會、不正統的次文化或潛存文化，並針對官方文化所建構的政治壓抑及意識型態束縛予以諷刺嘲解進而粉碎，重新創造出新生命及新秩序，讓身體在肆無忌憚的放縱大笑之後由醜怪蛹化成燦爛的蝴蝶。²⁵

肆、結語

一、從社會身體形成過程看燒龍活動：

自西元 1980 年代以後，西方學術在多元論述的主導下，新思維、新理論及新視野成爲一股風潮，觀察身體的主要基調可從身體的膚色、臉部的表情，到各種姿勢、行爲，甚至於圖騰及各種象徵意涵。

燒龍活動的淵源與龍的圖騰文化產生與演化過程有極密切的關係，先有龍的圖騰，產生龍的習俗，衍生龍的文化，進而形成龍的表現藝術活動。龍的圖騰形成的原因有二個方向，模糊集合說認爲，龍具有升天入水，變化莫測的神性；圖騰說認爲，龍是最強大最有權力的圖騰象徵²⁶。從龍的習俗來看，因龍有民族圖騰、帝王與雨師的象徵，中華民族以農立國，雨水、耕種成爲日常生活最大的重心，習俗中當然以四季祭祀求雨爲主。從龍的文化來看，在歌舞娛樂、工藝美術、建築名勝、飲食服飾、歲時節慶²⁷來看，龍已成爲民間祥瑞的代表。從龍的表現藝術活動來看，因人們將龍視爲雨師，舞動龍形的表演形態已成爲祭祀求雨活動的必須。

二、從社會身體意義看燒龍活動：

社會身體是一種人與人、種族與種族之間溝通的方式，明瞭才能互動，了解才有體現，是社會眼光所促成的身體。社會身體與藝術作品是密切相關的，藝術作品是社會身體，社會身體也靠藝術作品去體現，將社會身體內蘊藏的政治潛意識納入作品裡，進而影響讀者與觀眾的想像，並進而塑造改變

²⁵ 廖炳惠，〈兩種體現〉，《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與身體觀》，216~218。

²⁶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9-13。

²⁷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13-16。

既有的社會身體。

燒龍活動起始即為龍的舞蹈，早期源自於先民以禮敬天時模仿天體運行模式，圓的中心為祭壇，可置火或食物，其目的在於展現誠意與天神溝通。其後龍的舞蹈表演模式因各時代民俗活動之功能不同逐漸產生改變，已由祈雨、止澇為目的的祭典，轉變成驅除瘟疫、消災祈福的廟會活動，如今，因科技進步及道具的改變，龍的舞蹈已成為精緻化的表演藝術。²⁸

三、從社會身體建構觀點看燒龍活動：

社會身體是社會集體意識對某一件事物的觀點或看法，會因為他們對該事件角色介入深淺程度及立足點的不同，對同一事件本身內涵產生不同的解讀與體認。以此次燒龍活動參與者為出發點，研究者將其與活動相關的群組分門別類如下：

（一）直接參與者：

此部份係指龍身製作者、儀式進行者及龍身舞動者，除了全程參與所有儀式進行之外，更全心全意投入相關活動。直接參與者在所有活動進程中需依足古禮，相關的人、地、物一定務求乾淨遠離穢氣。以神聖為出發點，認為我是神的代行者，我是龍的代言人，我是龍的一部份。在儀式進行及活動過程中完全沒有任何要求回報，以龍與神的僕人自居。這一部份的人群對燒龍活動屬於情感與理性分化最低的階層，其情感融合性太強，以致於處在對燒龍活動情感的統馭之下，無法分辨其感受與事實的差異，對燒龍活動投入太過狂熱，相對的少了可以對個人行為及燒龍活動醒思的機會，可說是強烈的情感關係導向者。

（二）間接參與者：

全程以出錢、出力或文化觀察者的角度，參與相關活動，此部份係指伙房、庄頭、訓練者、隨隊參與龍隊活動的文化研究者。每個人依個人不同目的在燒龍活動中得到回饋，不論是預想自己從燒龍活動中求福得福，或以文化傳承為出發點，未完全實際執行該項活動，可以客觀，但體會不到投入的狂熱，情感和理性系統有些分化，對燒龍活動仍然受情感系統所主導，惟較前一階層有彈性。

²⁸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燒龍》，54-57。

(三) 部份旁觀者：

此部份係指媒體工作者、在地民眾、商家…等，可以較宏觀的眼光看待燒龍活動，但與自身利益衝突之時，如街道髒亂、煙霧瀰漫或影響生意時會有怨言。這一部份的人群對燒龍活動的情感和理性體系已足夠的分化，二者能並行發揮功能，理性系統不會受到情感系統所駕馭，能以真實的我面對生活燒龍活動中大部份的主要問題。

(四) 完全旁觀者：

此部份係指觀光客、政治人物、電視轉播觀看者、網路、新聞，以一般慶典的角度看待，只是眾多臺灣文化事件之一，與燒龍活動最無心靈上的脈動，疏離是他們的原本具有的特色，多半以看熱鬧為出發點，五光十射是他們注目的焦點。對燒龍活動具有一種超越社會性的普遍價值，有明顯的個人主義傾向，自我達到最高的分化，對燒龍活動的情感系統與理性系統完全的獨立自主。

殷海光提及有顏色的歷史、沒有顏色的歷史²⁹，就是要提醒史家客觀的重要性，希望看待一件事情時儘量不要有非客觀的立場。霍布斯邦曾說：「每個史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時間，用這個為基準來看這個世界。」³⁰只要進行文化上的論述、批評或資料上的蒐集，就很難不涉及自己主觀價值的判斷。鹿橋所著人子³¹一書中提到一個故事：有一名博聞強記且天資聰穎的人，自小一目十行過目不忘，學習任何人類的語言都非常容易精通。隨著年齡逐漸增長，人類的語言已被他學習殆盡，於是他嚐試著學習動物的語言，同樣的，沒花多久時間他也有了很好的表現。接下來，他想嚐試尋找不為人知的語言或已被遺忘的語言，於是離開人群走往非人非可想像的世界去尋找。數十年之後，鬢如雲星髮如霜，這個老人回到他土生土長的地方，人們只是依稀記得他是當初那個優秀的同鄉，對他熱烈歡迎，想從他身上獲取這幾十年來所習得的經驗，可是，他已說不出任何人聽得懂的人類語言…當研究者對一項文化接觸得愈多、涉獵得愈廣泛，對其文化的本質就可以瞭解得更透徹，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會不會因為研究者投入得愈多而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位置？抑

²⁹ 殷海光，《思想與方法》（台北：水牛出版社，1991），46-81。

³⁰ 艾瑞克·霍布斯邦，《論歷史》（台北：城邦文化，2002），380。

³¹ 鹿橋，《人子》（臺北：遠景出版社，1974）。

或是會因為投入得愈多而愈加堅持對某些觀念的定見？

日前網路付費下載歌曲及影片已成一種趨勢，因為它的檔案內容龐大，必須將資料分段下載、解壓縮再合併，即可成為一張完整的專輯或影碟。各種文化的形成、意義的產生及認知建構皆有所不同，以燒龍活動為例，從目的、功能、演化、角度等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社會身體的面向，亦與網路資料下載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不同的是，有誰可以確知所有燒龍活動的構面？有誰可以將解構之後的資料正確地重組？會不會有見樹不見林的缺憾？另外，網路資料下載時會不會有資料的流失？是不是在文化訊息傳遞中有研究者沒有發現的疏失？還是有其他方法或方向可以思考？文化的解構與重組是不是有可逆性存在？如果過程中不小心加入了其他因子，再度呈現時，會不會如變蠅人中的傑夫高布倫加入蒼蠅基因後的重生般不倫不類？

文化決定何為適宜性別的條件，它經由社會化將兩性分為陰性與陽性，大眾傳播媒體、家庭、同儕社會、學校、私人組織…等都促其分化。在社會化之下，男孩子具有侵略性、競爭性、活躍與好動的標籤；女孩子則具有被動性、家政事務、不要過份活動、力求姿態高雅和自我封閉的符號。³²在男性主宰下的社會體制下，女性身體活動被視為禁忌。³³刻板的性別角色將一些特質附予男女二性，也因為這樣造成女性被貶為二等公民。³⁴由於成功的運動所需要的身體活動、態度和情感是在男性引導的社會文化中發展起來，意謂著男性發展的運動都是一些適合他們體型的項目。³⁵傳統廟會文化的傳承，女性因傳統觀念影響，往往不能深入其中，並於其中有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何如此？是不是有原因或理由建構這樣的觀念？這也是研究者未來有興趣探知的方向！

³² 邱金松編譯，《運動社會學》（桃園，國立體育學院，1988），299。

³³ 邱金松編譯，《運動社會學》，1988，299。

³⁴ 邱金松編譯，《運動社會學》，1988，299。

³⁵ 邱金松編譯，《運動社會學》，1988，299。

引用書目

- 布萊恩·特納，《身體與社會》，台北：果實出版，2003。
- 艾瑞克·霍布斯邦，《論歷史》，台北：城邦文化，2002。
- 邱金松編譯，《運動社會學》，桃園：國立體育學院，1988。
- 苗栗市公所，《苗栗市誌》，苗栗：苗栗市公所，1998。
- 殷海光，《思想與方法》，台北：水牛出版社，1991。
- 張意，《文化與符號權利—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鹿橋，《人子》，台北：遠景出版社，1974。
- 湯淺泰雄，《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與身體觀》，台北：巨流圖書，1993。
- 廖金文，《苗栗舞龍文化—撈龍》，苗栗：造橋國小，2004。
- 廖炳惠，《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與身體觀》，台北：巨流圖書，1993。
- John O'neil，《五種身體》，台北：弘智文化，20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m Ceremony and Social Body – Taking Dragon Activity as an Example

Dannis Lee
Tongguang Elementry School, Miao Li County

Abstract

Dragon activity is a Hakka traditional activity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in Miao-li. The daily life of People in Miao-li has much do with temple fair activity. In addition to existed model of dancing dragon, the fair activity has more abstract meanings – peaceful and harvest. The procedure of dragon activity includes six steps: gluing dragon for starting, auspicious dragon painting eyes for getting deity spirit, greeting dragon for blessings, dragon for peaceful by walking with dragon,

and dragon levitation for ending succes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ve ceremony of dragon activity and the system of dragon culture in order to benefit culture spread and the education of lo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field research were us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history material of dragon and then gave a wonderfu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ning of dragon activity and social body.

Keywords: social body, dragon, norm ceremony.

